

沈从文的湘行美食

□ 江舟

窄小的船舱直不起腰，四方的窗框住流水与天光。船身颠簸，人如悬在半空，三餐更是潦草——温凉的烤鸡、时好时坏的牛排，开头两日尚见绿意，住后便只剩土豆、豆芽与洋葱作伴。这般光景，任谁都要生出坐牢般的倦怠。

1934年1月，新婚不久的沈从文便是怀着这般心境，登上回湘西的船。母亲病重，他不得不告别妻子张兆和，踏上这趟令他蹙眉的旅程。“路上恐怕太久了点，”他在信中向妻子抱怨，“至少得四天到辰州，或许还得九天方到家。”船行缓慢，寂寞而冷，他懊悔未带饼干，“方能把这日子一部分用牙齿嚼掉”。

然而，这条寂寞的水路，却因一味鲜鱼、一块腊肉，悄然变成了沈从文的味觉归宿。

船家的炊烟，最先唤醒的是鱼的鲜美。水手们随手便能捞起活蹦乱跳的河鱼，一毛二分钱一斤。最好吃的是青鱼，沈从文惊叹它“像海味一样”，只用河水煮熟，便“实在好吃得很”。在鸭窠围，他兴致勃勃地上岸，挑了一条最小的鱼，也有六斤十两重，“样子同飞艇一样”。水手将鱼分割烹煮，他初次只尝了“四分之一的四分之一”，就已饱足。这尾“比鲟鱼还美，比豆腐还嫩”的鱼，竟让寒冷的夜晚也变得温存起来。虽然后来鱼腥渐重，水手改用油煎，满舱烟气，他仍对张兆和感叹：“河鱼味道我还缺少力量来描写它。”

可日日食鱼，终究生腻。幸而在常德时，他备了半斤腊肉与腊肝。腊肝是湘西特产，用辣子一炒，咸香扑鼻。只是船上的米饭煮得硬，“盛在碗里都是一粒粒的”，他吃不惯，愈发想念起家中餐味。当船上连最后的辣子都告罄，他便拿腊肉、腊肝与水手交换少得可怜的素菜，一面唏嘘：“可惜我们忘了带点豆腐乳，忘了带点北京酱菜。”他担心在船上拖瘦了，回家不好看，“但照这样下去，却是非瘦不可的”。

这忧虑里，藏着他对故乡味道的复杂情愫。启程前，他曾向妻子许诺，要带回最正宗的腊肉，还要请大嫂为她炒一罐“胡葱酸”——那是春分后连籽挖来的胡葱，晾至微黄，剁细封坛，制成的酸菜汤汤时“香气扑鼻，整个寨子都闻得见”。他记忆中湘西的腊肉，是早脚楼边杀年猪后，女人们笑着抹盐，悬于火塘上慢熏而成的。那内外表黑漆漆不起眼，切开却皮色金黄，肉色鲜红，与辣椒、蒜叶同炒，滋味能叫人记一辈子。

可当真踏上故土，他才惊觉，自己这个“乡下人”，舌尖已悄然改变。在辰州戴家吃宵夜，鱼翅汤里竟也撒满辣子与胡椒末，他被辣得腹泻，心下只默默计算着归期。他爱的那些家乡人也变了，救过他命的干爹已逝，《边城》里“惟送”的原型被鸦片所毁，老友抽上大烟，只为掩藏红军的过往。地方一切似乎未变，变的，是他自己。

他给张兆和捎上了腊肉、腊肠、十筒茶叶、一百橘子，还有送给张兆和的苗女银圈。他甚至生病前，拿出妻子的相片给亲戚们看，“使妈高兴”。然而，短暂的陪伴后，他不得不启程回京。

1934年2月5日，沈从文终于回到北平的家。行囊里装满了湘西的味道，可刚进家门，他便接到大哥来信：母亲已然离世。

那一块腊肉，一尾鲜鱼，终究未能慰藉所有的离愁。船行千里，载得动乡味，却载不动沉甸甸的时光与人世沧桑。唯有味蕾记得，那一口河鱼的鲜，一口腊肉的香，曾如何温暖过一个游子寒冷的归途。

雪落知冬

□ 王婉若

朔风掠过檐角的刹那，细碎的雪沫便顺着风的轨迹翩然而至，簌簌落在窗玻璃上，晕开一层薄薄的白。这是大雪节气的信使，带着冬的凛冽与清宁，悄悄叩响了季节的门扉。“雪落知冬”，无需繁复的注解，当那一片雪花吻上大地，便知晓，岁华已流转至最沉静的篇章。

不同于秋雨的缠绵，冬雪的降临总是带着几分决绝。前一日还是疏枝残叶的萧索，一场风雪过后，天地间便换了模样。远山隐去了硬朗的轮廓，被白雪晕染成水墨般的淡影；近处的屋顶、田垄、篱笆，都被一层厚厚的积雪覆盖，宛若披上了素白的锦缎。乡间的小路被雪抹平了沟壑，踩上去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，那是冬的絮语，也是大地的回应。偶有麻雀落在光秃秃的枝桠上，抖落一身雪沫，又叽叽喳喳地飞向远方，为这寂静的雪景添了几分灵动。墙角的腊梅正含香待放，花苞顶着蓬松的雪团，红与白相映成趣，暗合了“雪却输梅一段香”的诗意，为酷寒的冬日添了抹温柔亮色。

大雪节气的雪，是天地间最纯粹的调色师。没有春花的绚烂，没有夏绿的浓郁，也没有秋叶的斑斓，只用一抹极致的白，便勾勒出冬的风骨。仰头望去，雪花如柳絮、似梨花，漫天飞舞，洋洋洒洒，将天空与大地连缀成一片苍茫。伸手去接，六角形的冰晶在掌心转瞬消融，只留下一丝沁凉的触感，让人想起童年时攥着雪球奔跑的时光，指尖的寒意与心底的欢喜交织，成了冬日最珍贵的记忆。

古人对大雪节气的感知，藏在诗词与物候里。“大雪之日，鶡旦不鸣；又五日，虎始交；又五日，荔挺出。”《逸周书》的记载，将雪与万物的蛰伏、萌动相连，道出了冬的生机暗涌。元稹笔下“积阴成大雪，看处乱霏霏”，写尽了雪的磅礴；卢纶“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”，赋予雪豪迈之气；而白居易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，则让雪多了几分烟火温情。这些诗句，或写雪之壮阔，或抒雪之闲情，都道尽了人们对大雪节气的偏爱与敬畏。

雪落之时，也是人心沉静之日。农人们结束了田间的忙碌，守着温暖的炉火，整理农具、腌制腊肉，那句“小雪腌菜，大雪腌肉”的俗语，藏着冬日的的生活智慧。文人雅士则偏爱踏雪寻梅，看寒梅在白雪映衬下暗香浮动，或围炉煮茶，在氤氲茶香中谈诗论画。于我而言，大雪节气最惬意的，莫过于临窗而坐，煮一壶老白茶，看窗外雪花纷飞，任思绪随雪飘远。想起故乡的冬，父亲会在雪后清扫出一条小径，母亲则在屋内煮着热气腾腾的红薯粥，孩子们在雪地里堆雪人、打雪仗，笑声穿透风雪，温暖了整个寒冬。

雪落知冬，知的不仅是季节的更替，更是生命的哲理。雪花覆盖大地，看似隔绝了生机，实则是在守护土壤下的种子，为来年的萌发积蓄力量。正如人生的低谷，那些沉寂与蛰伏，都是为了更好地绽放。冬的凛冽，让人学会坚守；雪的纯粹，让人洗尽铅华。在这个沉淀的季节里，我们整理过往，积蓄力量，静待春的讯息。

暮色渐浓，雪势渐歇。月光洒在雪地上，折射出清冷的光辉，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。远处的村落灯火点点，与雪色相映，温暖而静谧。此刻，没有喧嚣，没有浮躁，只有雪落的痕迹与心的沉静。

“雪落知冬”，这简单的四字，藏着自然的节律，也藏着人生的智慧。在大雪节气的银白世界里，让我们放慢脚步，感受冬的凛冽与温柔，在静默中沉淀，在等待中期许。相信每一场雪的飘落，都是为了春的繁花似锦；每一次沉寂，都孕育着新的希望。



一洞藏尽山与史

□ 屈泽清

深秋的周五，晴。两次耽误后，出发前往卧虎洞。

张家界之奇绝，世人多知天门山的雄伟、武陵源的峰林，却很少有人知道，在永定区近郊3公里处，还藏着一处集自然造化与人文传奇于一体的秘境。

车在停车场停下时，风裹着松针和野菊的香气撞过来。抬眼可见张花高速穿林而过，天门山的轮廓在蓝天下格外清晰。未及抵达，便已被这晴好天气衬得心情舒展。

景区入口处的导览牌上写着，卧虎洞是崆峒山中的一明珠，与天门山森林公园遥遥相对，既是溶洞胜地，也是道教文化的传承之地。相传这里曾是土家先民的三教圣地，洞外的子午山更是古驿道的咽喉，历史上便是九溪十八峒的交通要冲。

茅草顶覆面的明黄色大门映入眼帘，门楣上卧虎洞三个大字被阳光晒得发亮。门旁的石兽群浸在晴光里。石马的鬃毛刻着螺旋纹，颈窝处长满深绿的青苔。石路驼塌着背脊，驼峰的缝隙里卡了几片半枯的枫叶。最矮的石龟蜷在土坡上，背甲裂着好几道细缝。

沿广场左侧的步道往上走，林子里的风忽然软了下来。道旁的香樟遮了大半晴光，光斑漏在石阶上，像撒了把碎金。真人CS场地的迷彩服身影正往树后钻，“砰砰”的模拟枪声裹着风声漫过来，惊飞了枝头上的一只只麻雀。这片茂密的森林早已被规划成休闲体验区，露营爱好者在树荫下搭起帐篷，烧烤区炊烟袅袅，肉香混合着草木清香弥漫在空中，为静谧的山林增添了几分动感活力。

再走百余步，卧虎洞的洞口就撞进了视野。洞口嵌在山壁里，上方的岩石斜斜覆下来，边缘的轮廓像极了收拢的虎耳，中间凸起的岩块是皱着的眉骨，下方深黑的洞口恰好是微张的嘴——真的像一只伏在晴光里假寐的猛虎，这便是“卧虎洞”得名的由来之一。

导览牌上的文字写得更详细，此洞最早叫长寿洞。1991年，考古队在洞内考察时，发现30余件明代铜锡文物，更在深处找到三具完整的华南虎骨化石，加之洞中有块天然巨石蜷曲如虎，连眼窝、胡须的纹路都天然形成，当地人把洞名改成卧虎洞，既彰显其曾为猛虎栖息地的历史，也暗合藏龙卧虎的寓意。

洞口两侧的石壁爬满了青黑的苔藓，几从蕨类从石缝里钻出来，叶片上凝着晨露晒干后留下的白痕。刚靠近洞口，一股凉气就裹着土腥气漫过来，让人不由得裹了裹外套。据导览牌记载，洞口8米深处温度约21℃，而深入洞内50余米后，常年恒温保持在13.5℃。

卧虎洞形成于寒武纪中晚期，距今已有1亿2000万年历史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溶洞，由地壳运动第二隆起阶段海底抬升时形成的断裂层发育而成。洞内面积5万多平方米，已开发面积2.2万平方米，游道总长1800余米，分为五层，目前对外开放三层，洞中有洞、洞洞相连，呈串珠状延伸，最深处可达800余米。洞内空间变幻莫测，高处达200余米，穹顶如天穹般开阔；低处则需低头躬身方可通过，尽显险趣；宽处能容纳上百人驻足观赏，窄处仅容一人侧身前行。

刚拐过第一个弯，五彩灯光突然裹住了视线。头顶的射灯把粉紫的光打在垂落的石幔上，那石幔足有三米宽，表面的纹理像被梳过的绸缎，从穹顶直垂到离地面半米处，讲解员说这是迎宾屏风。指尖碰上去时，凉意在皮肤下漫开，触感是糙的，却带着一种湿润的软。

再往里走约百米，步道旁立着虎骨遗址的标识牌，旁边的玻璃展柜里，华南虎骨化石静静地躺在柔和的灯光里。

这具化石几乎完整，眼眶隆起的弧度还留着猛虎的凶相，眼眶深邃，犬齿尖锐如锥，牙尖泛着浅黄的釉质光，能想象出它当年咬断猎物筋骨的力量；颈椎骨一节节紧密相连，每块椎骨上的突起都清晰可辨，是常年在山林里奔跑、攀爬留下的印记；前肢

的肱骨粗壮结实，骨壁上还留着化石形成时的细微裂纹，后肢的股骨更长，关节处的凹槽深而规整，勾勒出这只老虎曾踩着洞顶岩石跃过溪涧的姿态；尾椎骨像一串细小的玉牌，延伸出半米多长，透着几分灵动。展柜玻璃上贴着说明，1991年洞内出土，系成年华南虎个体，距今约50至60年。

讲解员介绍，50年前的子午山老虎成群，每到冬令时节，它们便进城觅食，夜晚则入洞避寒，卧虎洞曾是华南虎繁衍生息的天然庇护所。只是后来因环境变化，这一珍稀物种才渐渐淡出了这片山林。

溶洞的路是绕着走的，时而要侧着身子钻过仅容一人通过的石缝，石缝两侧的石壁凉得刺骨；时而又忽然开阔，穹顶高得望不见顶，射灯把光打成束，裹着浮尘慢悠悠飘。导览牌上记载，洞内有130余处景观，仙人对话、大象驮仙、麒麟护林等依次呈现；两位仙人隔洞相望，神态安详，似在低语交谈；大象四肢粗壮，背上仿佛驮着仙者，步态沉稳；麒麟昂首挺胸，守护着这片洞内秘境。

走到老虎打鼾的标识牌前时，讲解员让我们静下来。侧耳听时，果然有呼噜呼噜的轻响从右侧的岩缝里钻出来，像极了猫科动物熟睡时的呼吸。“是气流穿过石缝的声音，”讲解员笑了起来，“刚好这洞叫卧虎洞，就起了这么个名。”继续深入，天河奔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。一片巨大的石瀑从穹顶倾泻而下，石钟乳层层叠叠，如奔腾的河水翻涌向前，气势磅礴，仿佛能听到水流轰鸣之声。

洞内的人文印记比我的想象更厚重。

走到兵工厂遗址的标识牌前时，我指尖已经有些发凉。讲解员指着岩壁上几道深凿的痕迹说，这是覃皇王当年炼火药的地方。

600多年前，明朝朝廷对土家族采取歧视压迫政策，覃皇王响应四川明玉珍的号召起兵反明。他在洞内发现大量土硝，便在此炼制火药、制造土炮，为义军提供军备支持。如今洞内仍能看到一些疑似当年炼制火药的遗迹，石壁上隐约可见的凿痕，仿佛诉说着当年义军备战的艰辛。覃皇王率领15000名土家义军，凭借险要地势和充足军火，三战桥头肖家峪，四战茅岗七年寨，五战崆峒山，多次击败明军。

尽管后来因叛徒出卖，覃皇王被俘，于农历六月初六在南京遇害，但他的精神始终被土家人铭记，每年这一天，家家户户都会翻箱倒柜曝晒衣物，以晒皮的习俗纪念这位民族英雄。

除了覃皇王的传说，洞内还留存着不少历史遗迹。1991年出土的30余件明代铜锡文物虽已被妥善收藏，但洞外的石龙、石虎、石龟等石雕作品依然完好。这些石雕工艺精湛，造型古朴，既有祈福纳祥的寓意，也见证了古代土家人的生活智慧。

出洞时，晴光猛地裹过来，晃得人眯起了眼。

不远处的覃皇王庙藏在林里，庙顶的青瓦长了层薄苔，檐角的兽吻缺了半只角。庙门是半开的，覃皇王的雕像立在正中央，脸膛黑红，身披铠甲，右手按在腰间的刀柄上，眼神刚硬得像洞外的岩石。

农家乐就在不远的林子里。木桌上的土碗冒着热气；腊肉的油光浸着深绿的蕨菜叶，合渣的泡沫浮在碗沿，香得让人直吸鼻子。

夕阳往山里沉的时候，橘色的光漫过了茅草门，该回家了。

我回头望了眼卧虎洞，忽然觉得这洞像个被时光抚软的陶罐。装着一亿年的石幔与石笋，装着六百年的凿痕与英魂，装着那只华南虎蜷卧过的余温，也装着我们逃开格子间的那半天闲。这里没有天门山的声名显赫，也没有武陵源的人山人海，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魅力。亿万年形成的溶洞奇观，展现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；三具华南虎化石，诉说着生态变迁的沧桑；覃皇王的英雄传说，沉淀着土家儿女的家国情怀；而洞外的休闲时光，则让人在亲近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。

有些地方，总得等两次，才懂这相遇间裹着的山与史。

铁血丈量

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（组诗）

——赵历程

铁血丈量

记忆从线装的路径出发
目光穿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
从赤脚和草鞋结缘和绑腿立下生死状
在布满钢铁荆棘的丛林里
用鲜血和生命丈量从洪家关到将台堡的距离
写下惊天地泣鬼神诗篇

贺龙铜像

曾经隙间的风云
迸射出撕裂长空的闪电
烟斗里的火焰
引发出惊天动地的霹雳
你
又回到了故乡
如今
你胯下的乌龙驹
飞腾着四蹄
在新的征途上
仍在嘶鸣电掣
你披着那斗篷
在时光中猎猎飘曳
在天地间唱着“大风”

梅家山的守望

梅家山
几乎在毁灭中涅槃的一个古老而崭新的名字
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
是一部历史的巨著
今天
泥土也懂得感恩
松柏映衬着一座小城的绿意
他们高昂着头
极目远望
林涛阵阵
可曾是当年的军歌嘹亮
抑或是
三健儿在列阵
迎接他们的首长

太阳花

□ 汪珍玺

在往返探望母亲的路上，杨伯门前的太阳花如一团火焰，骤然灼亮我的眼眸。那一排泡沫盆与旧花钵中，最是那三盆太阳花，开得繁盛似锦，鲜艳夺目，如一片浮光跃金的火焰，悄然攫住我的心。

翌年春深，泥土的气息在风中浮动。我取来三个崭新的塑料花钵，骑摩托轻骑驶向琵琶洲，只为取那里的肥沃沙土。又寻至杨伯家，剪下几枝太阳花枝条握在手中。回到家，将枝条埋入花钵里，一番安顿，太阳花在我家悄然扎根。

半月后，太阳花在盆中嫩绿初萌，日复一日，如同稚子在时光中拔节，舒展腰肢，日渐丰盈。待到暑气蒸腾的七八月，太阳花的枝条顶端，已如约般攒起无数蓓蕾。终于，第一朵花在晨曦中舒展着单薄的花瓣——玫瑰红的五片心形，精巧如伞。太阳花的茎秆，柔韧又倔强地向上生长着。嫩的绿叶芽，则如一群昂首向天的雏鸭，在每一个清晨等待第一缕阳光的亲吻。细碎绿叶间，那星星点点的红，像是阳光在尘世跌碎的星屑，寂然展呈着乡野沉默的惊心动魄。

闲眠之余，我喜欢独自静静地观赏太阳花。它是一首无言的光之诗。晨光熹微之际，花瓣蜷缩着如少女的羞涩心事，蕊心被紧紧包裹着；待到日头渐高，花瓣便猛然炸裂，玫瑰红的色泽在光下泼洒出生命最浓烈的宣言；及至暮色四合，它们又悄然闭合裙裾，将整日汲取的光热酿成明日绽放的琼浆。

太阳花的花期是短暂的，每朵花仅拥有一个白昼的生命长度。然而正是这朝生暮死的宿命，反激起孤注一掷的绚烂。最毒辣的夏日正午，万物垂头，唯有它挺立如火焰，叶片泛着油亮的光泽，花蕊灼灼地燃烧。在山野，成片起伏的花浪如绿绸上散落的星子，无声地汇聚成一种生命的磅礴。

风雨来临时，太阳花总谦卑地弯下腰，因此，茎秆很少被折断。暴雨冲刷过后，它轻轻抖落一身的沉重水珠，又开始咬紧牙关重新站立，昂首向阳。风雨过后，枝干相依，攒聚成团，彼此支撑。偶见几朵初开的花被风雨打落，翌日清晨，总有新的蓓蕾准时取代它的位置，犹如一场不屈的接力。

我曾轻轻采下太阳花的花瓣之一，用齿尖咬破，瞬间，清苦猝然弥漫舌底——竟是黄连般的苦涩滋味。这深藏的苦，与阳光下的艳，形成奇异的纠缠。或许，生命的壮阔，恰在将这深沉的苦涩悄然窖藏，只将纯粹的芬芳毫无保留地交付给世界。如同无数在尘埃深处劳作的身影，以汗水浇灌微渺的希望，在无声处坚韧地开出最美花朵。

这短暂而炽烈的生命，似乎总在昭示着：永恒非吾所求。只愿在属于自己的晨昏里，倾尽全力燃烧一次，境遇的薄厚何须挂怀。只要心向光芒屹立，终将遇见破茧而出的辽阔晴空。

后来，我又陆续续续栽下几盆太阳花。当鲜花怒放时，择了一盆送给母亲。那明艳的生机，是替游子长伴母亲晨昏的温柔慰藉。后来，又给小孩带去两盆——作为父亲，我愿远方那颗年轻的心，无论立于何种境况，总能如这太阳花，倔强地向着光的方向生长、仰望、绽放。

从此笃信，案上与心底，那始终向阳、无声燃烧的花朵，便是生命自身不屈不挠的精神图腾。